

獨幕話劇

自作聰明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主要內容

該劇是描寫礦山中的兩個領導人。由於他們思想上有毛病，不接近群眾，鬧出許多笑話。它用漫畫式的筆調，有力地諷刺了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官僚主義者和自私自利、工作馬虎、見色行事的腐朽人物。

自 作 明

(劇本)

李 鵬 榮 作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長春市新大林大街)

吉林省書刊出版業臨時營業許可証文出字

吉林省長春新生企業公司印刷

新華書店吉林省分店發行

*

書號：008 號

字數：18,000 開本：787×1092¹/₁₆

1956年1月第一版

195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張：1

印數：1—3,050冊

定價：0.11元

自作聰明

(獨幕諷刺喜劇)

李 鵬 榮 作

時 間：一個初春的上午。

人 物：張 海 坑長
王 貴 第一採煤區長

地 點：東北某煤礦的一個坑口。坑長辦公室。

佈 景：舞台正面是明亮的玻璃窗。透過窗子可見遠處的絞車架子。舞台左側是通向室外的門，右側是通向會議室的門。

太陽光從窗口斜射進來，照在那張寬大的寫字台上。寫字台上有辦公用具、電話機，還有一些散亂的紙張。壁上貼有一張「循環作業圖表」，幾張「康拜因」和「截煤機」的彩色機械圖。右角壁上懸掛一座直通調度室的手搖電話機，旁邊掛一日曆牌。屋左角置一茶几和一套軟椅。

幕 啓：兩門都閉着。室內靜悄悄地空無一人。

少頃，上班的汽笛聲響了起來。笛聲消逝後，牆上的電話鈴響起。會議室的門輕輕地開了個縫，王貴從裏面探出頭來，聽了聽，鈴聲停了。門又關上。鈴又響。門開，王貴由會議室內走出來。

〔王貴——四十二、三歲的光景。中等身材，薑黃

的面孔，高高地顴骨，兩腮無肉，鬢下有黑黑地一層鬍楂。頭上的分髮彷彿剛剛理過不久。身穿一套青色工作服，胳膊上戴着一個綠地鑲着三道紅線，當中寫着「保安」二字的袖標——這是區長的標誌。他忙摘下耳機。

王 貴：喂，是坑長室，你是哪？……南十三號撐子？啊，趙班長啊！坑長開會呢。誰？胡區長？胡區長也開會呢！……不行啊，他正發言呢，你有啥問題對我說吧！我是王貴，哎，你耳朵怎麼的了？我是王區長！啥問題你說吧！……怎麼，今天頂板的壓力還挺大？這個問題……啊——你是問今天我們倆人誰到你們南十三號撐子頂班去呀？……根據現在情況看……怎麼，你們要求還叫胡區長去？（不加思索地）那行啊！唉唉，還得考慮考慮，……老趙，這是咱倆說，胡區長雖然在工作上學會了一些辦法，可終究還太年輕，對於處理複雜問題的經驗還太少，……嗯——這個問題（思索着）……你得容我腦子轉個個呀！（自語地）這是個關乎全坑生產任務的關鍵撐子，我去就打捋扎好了，這月的任務也够完成的，弄不好倘若哪塊冒一下頂，還得落埋怨，……對，還叫他去吧！

〔這時，會議室門開，張海斜探出身來。

張 海：（心緒煩躁地，對王）一個電話接這麼半天！

王 貴：不，這個事不太好辦。正好，張坑長你決定吧！

〔張海由內室走出。

〔張海——四十六、七歲的年紀，身體頗健壯，豐滿的臉龐。他一手拿着鋼筆，另隻手拿着一本厚大的筆

記本。漲紅的臉上掛着一粒粒汗珠。

張海：什麼事？

王貴：南十三的頂板情況還不太好，（試問地）今天我到那頂班去？

張海：哎呀，我以爲什麼事呢，你去你就去嘛！

王貴：可是頂板……

張海：昨天不是也嚷嚷壓力大壓力大，不也沒冒嘛。昨天你們倆誰去的？

王貴：胡凱。依我看，今天還讓他去吧！

張海：也行。我得開會去，胡凱正給我提意見呢。你也馬上來聽聽。（又進入會議室）

王貴：好好。（對話嘴）趙班長，決定滿足你的要求就是了。……還用問啥坑長，這麼點事我還決定不了？……什麼？昨天你們的出煤量？……大概統計還沒算出來呢，我估計也多不了就是啦，頂多出三百二十噸撐死了。……能達到三百八九十噸出頭？別說夢話了。你知道昨天我替你們擔多大的心哪！你和胡區長怎麼敢攔二上就把坑長的措施計劃給變動了！？……安全是安全了，可是若出不來產量，你們倆吃不了得兜着走哇！說實在的，你們改變坑長的措施計劃的問題，到今天我都没敢告訴坑長啊！好了好了，我還得聽會去呢！（掛上耳機。剛要去拉門，電話鈴又響。他又忙回轉身來接電話）喂，是呀，……我就是，啊——孫班長，你找我什麼事？……北十三的頂板有變化？……怎麼，壓力很大？……叫木匠打上一排木頂子就行了……不會出啥問

題，要根據坑長的措施操作，千萬不能停止出煤。……
哎，我說不要緊就不要緊，你說，北十三哪場不在我心裏擺着。……對，就這麼幹吧！我還得聽會去呢。

〔掛上耳機，走入會議室去。〕

〔場上略靜片刻。張海滿面怒色從會議室裏走出。發洩地隨手將門呼地一聲關上。他停在地當央出了一會神。然後，將筆記本用力地摔在茶几上。喝了口水。取出手絹，坐在軟椅上擦着頭上的汗。稍停。〕

海：（長長地嘆了口氣。感傷地）工作難幹哪！胡凱！你們爲什麼不從全面看一看，偏從雞蛋裏挑骨頭呢！

（回憶地）我剛一接手當這個坑長的時候，那個亂攤子簡直够十五個人看半月的啦，現在不管怎樣總算叫我撲登得上軌道了。在全省煤礦論推廣機械化的程度，我這個坑口得坐頭排坐；這個扔在開外，光從我這調出去的幹部都有幾打了，有的現在都領導我了，可是我呢，我還是我！可是我張海沒爲這事鬧過一回情緒。……工作，我起早貪黑的幹，（望着茶几底下的洗臉盆）洗臉盆長年放在辦公室，每天早晨從家裏起來就往坑口跑，晌飯當做晚飯吃，……我真想不通，這都是官僚主義，驕傲自滿情緒！？（略停）噯！我早先打錯主意了。滿腔熱血地送你胡凱上技術學校，上幹部學校去學習，我文化低，滿以爲把你培養出來能成爲我一個幫手。那曾想，培養來培養去，培養出個刺蝟來！還口口聲聲說是幫助我。真不謙虛呀！好像我倒不如他了，這不是要倒反天乾嘛！（氣憤地站了起來，在室內踱來踱去。點起

一枝香煙。仰坐在轉椅上，闔起雙眼，沉思）

〔寫字台上電話鈴響。他稍稍將眼皮睜了一下，心焦地向電話瞥了一眼，馬上又闔上了。鈴聲繼續響，他跳了起來。

張海：哎呀，算不能叫我清靜一會。（拿耳機）喂，是我，什麼事？……修訂下月的財務計劃？昨天我不是已經和你們談了嗎，還一遍一遍地來電話幹什麼？……你們自己討論討論，最後給我看一下就是了。……噯——好好好，你們先開罷……

〔剛掛上耳機，牆上的電話鈴又響。他忙着拿起桌上電話耳機，聽了聽沒動靜，牆上電話鈴繼續響。他忙放下桌上的電話耳機，站起去摘下牆上的電話耳機。

張海：這又算沒完了！（對話嘴）喂，……是我！……什麼？……噯，你們自己開個會解決一下吧！……你們要對他展開批評嘛！……不接受行嗎，不接受就繼續批評！要對他講：工作就不能沒錯誤，有了錯誤只有誠懇地承認錯誤，改正錯誤，才能徹底消滅錯誤。這麼點道理你們都不會說？（掛上耳機）光說叫下坑去深入撐子，抓關鍵，可一天光這些零打碎敲的事就應付不了，怎麼下坑去？

（捶了捶頭。然後，看了看日曆。扯下一頁）整天得跟月份牌算賬，……一晃又到二十一號了。全坑還拉下四百多噸產量，這個月的任務再垮下去，整個第一季度又算沒救啦。

〔他焦躁不安地奔向寫字台，從亂紙中尋找什麼，

沒找到。看了看錶。忙走去搖牆上掛的電話。

張海：調度室。掛統計組。……統計組嗎？昨天原煤產量計算出來沒有？……才算完了北十三和南十三兩個撐子的？……這兩個撐子的情况怎麼樣？……北十三又沒有完成日產量？這算一垮到底啦！南十三呢？……啊？！你再說一遍，……完成了四百一十噸，超產了六十噸？（面現喜色）……是啊，這可真不簡單！（轉念，又懷疑起來）哎！不對吧，據彙報——昨天南十三的頂板壓力很大，雖說我的措施叫他們盡量多出煤，可頂板多少得花點時間處理處理呀！怎的也出不了這麼多煤，你再詳細看看吧！……四百一十噸一點不差？我看玄乎。你這個傢伙整天迷迷糊糊地，心中也沒個數。還是再算一算吧！

（少頃）……怎麼，保證沒算錯？但願你沒算錯才好！……這倒不是對你信不着，不這樣，我真有點不落體兒呀！（掛上電話。興奮極了）四百一十噸！昨天還有人批評我平時不深入，措施計劃太冒險。這回我看他們說什麼！別看不大下坑，到節骨眼上做出個措施計劃，一樣把生產搞好。……這得寫篇稿子，馬上在黑板報上登出去。（寫稿。半晌寫完。滿意地看看。唸）「……證明了領導的措施計劃的正確，若沒有這樣的措施……」

（斟酌着。勉強地晃了晃頭）還是勾去吧！（勾掉。又看）可勾去這兩句，這篇稿子也沒內容啦！還是得添上為對！（又寫上。看了看。又決心地抹掉）還是勾了吧，若不再惹出一串個人驕傲自滿……

〔敲門聲。

張 海：誰？進來！

〔王貴手持一信，推門走了進來。〕

張 海：（放下筆）你來的正好……

王 貴：礦裏送來一封信。

〔王貴將信給張海。張未看，即放在寫字台上。〕

張 海：昨天你們一區南十三幹的不錯呀！

王 貴：（一驚）怎麼，出問題了嗎？

張 海：怎麼，昨天生產情況你還不知道呢？

王 貴：（追憶）頂板也沒出什麼毛病呀……

張 海：我說的是原煤產量。

王 貴：產量啊？（面現愁容）那還用說，我估計又够噲！

張 海：又够噲？

王 貴：昨天南十三頂板不太好，再加上……

張 海：你這個傢伙，還亂找什麼客觀呢？

王 貴：不是找客觀，昨天胡凱和趙班長把你的措施計劃……

張 海：不要說了，昨天他們若不認真地執行了我的措施計劃……

王 貴：認真地執行啦？

張 海：當然和你的努力也分不開。若不，怎的也出不了四百一十噸呀！

王 貴：（苦笑）坑長，你別拿假話當真話說了。四百一十噸？若能出三百一十噸我就唸彌陀佛了！

張 海：統計組已經再三肯定南十三昨天出了四百一十噸，怎麼，你還不知道呢？

王 貴：真的？

張 海：不怪有人反映說你心中沒數！自己的工作幹出了成績都不知道。

王 貴：（神情由驚疑轉為心安）嘿——坑長，別人不了解我，你還不了解？我總是本着做好工作為目標……

張 海：這我了解。

王 貴：成不成績的，這個問題——我多嚟也沒把它放在心上……

張 海：這對！

王 貴：再說，做出點成績，還不都是集體的力量嗎？

張 海：對！

王 貴：南十三昨天提高這麼多產量，拿我的感覺說，主要還得靠坑長你的措施計劃的正確。

張 海：對！（發現失口）不——對一部分。光有我的措施，沒你這個當區長的努力貫徹，也不行。

王 貴：我不過就是把你的措施計劃又具體化了一下，其實這算啥？不過，昨天南十三的頂板那可真挺危險哪！

張 海：（忽然想到了什麼）哎，昨天到底是胡凱還是你在南十三值班了？剛才你給趙班長打電話的時候，好像你說的昨天是胡凱在那來的？

王 貴：（有些失措）啊啊！是啊！（由慌轉靜）可是我也去了幾趟。撐子情況那麼複雜，我那敢大撒手哇！你沒看見，昨天可把我累垮了，你說南十三北十三我就兩個撐子跑開了，忙的兩條腿都排不開隊啦，直到現在這兩個腿肚子一碰還疼呢！（用手觸了下。裝腔作勢地）哎喲！

張海：這事，好險弄「插皮」了！

王貴：坑長，你還不了解我，從來也不好表述自己的成績。比方，在北十號撐子的時候，有一回，截煤機割的正起勁頂板來壓力了，班長和工友都毛了，吵吵巴火地要停止採煤。我到那一聽頂板的動靜，我說，你們放心大胆幹活吧，再過八個小時以後也冒不了頂！這麼兩句合理化建議，那天就給國家多出了八九十噸煤。若合成現款，這泡錢也不細呀！

張海：嗯，這個事將來做增產節約總結的時候，都可以總結進去。

王貴：怎麼，坑長你還把它當回事啦？

張海：這怎麼不是回事呢？

王貴：哪說哪了，你可千萬別往心裏去！我真怕做成什麼材料。所以過去總也沒有敢對誰說。

張海：應該實事求是嘛！

王貴：實事求是我不反對。可是這個問題叫別人知道，就好像我總好在上級面前報功似的。

張海：有功就報嘛，你這個人就是好縮頭縮尾的。哎，你約摸今天南十三的產量怎麼樣？

王貴：嗯——我估計也許還沒問題。

張海：你總好說「活拉話」。還是按我昨天的措施佈置的嗎？

王貴：（含混其詞地）啊？啊啊啊……

張海：（得意地）要這樣幹到月底，光這一個撐子就能把全坑拉下的產量都補上，弄好了……

王 貴：這個月完成任務算不成問題了。

張 海：我是說，弄好了，這個季度的任務也許對對付付能完成呢！

王 貴：這話在月初討論計劃的時候好像我就說過。

張 海：現在是有你說的了。（把剛才寫的稿子拿起交王）這是我寫的一篇稿子，你給工會老子送去，叫他馬上在黑板報上登出來！哎，你看看這麼寫全不全面？

王 貴：（看了看）這很全面了！

張 海：（有意識地）沒什麼漏洞？

王 貴：我再看看！（細看抹掉處）「證明了領導的措施計劃的正確，若沒有這個措施……」哎——坑長，你怎麼把這樣重要的兩句抹去了？這是關鍵嘛！（取出筆）這可得添上！（欲寫）

張 海：喂喂，這不能寫！

王 貴：爲什麼？

張 海：這是集體的力量啊！

王 貴：反正這上面你也寫了集體力量，再說，集體沒領導也不行啊！

張 海：可是寫出去……知道底裏原情的倒好，不知道的，很容易誤會這又是什麼個人主義……

王 貴：管那些呢，要實事求是嘛！

張 海：實事求是，……嗯——從這個角度考慮，那就還是寫上？

王 貴：還是寫上吧！我寫上了！（添寫）

張 海：若這樣倒應當添上一句。

王 貴：還添句什麼？

張 海：要寫領導方面，就要全面，把區的領導也應當添上！

王 貴：（慌張地擺手）不行不行，這可絕不可能！寫不寫我的那太其次啦！

張 海：看你這樣，就好像你沒做工作似的。

王 貴：工作肯定是做了，剛才我不已經說了，可這個問題……

張 海：這不就得了，要實事求是嘛！

王 貴：實事求是？……嗯——從這個角度考慮，那就寫上？

張 海：寫上吧！

王 貴：可寫句什麼詞呢？

張 海：（在稿上指點）在這底下添一句——同時，王區長也努力地做了工作深入地（思索着。嘴裏反覆唸着：「做了工作深入地……」）怎麼說好呢？

王 貴：……（靈機一動）就寫：做了工作深入的熱情吧！

張 海：工作深入的熱情？

王 貴：怎麼樣？

張 海：這句詞聽起來怎這麼蹩扭呢？也不通啊！

王 貴：對這個本來咱們就不通，你硬叫它通也通不了啊，就連剛才添上的這兩句，讓懂行的人品一品也不見準就通啊！

張 海：那就寫上吧！

王 貴：（寫。唸）「同時，王區長也努力做了工作深入的

熱情」。

張海：馬上送去吧！（王將拉門欲去）噯，先等等，（王轉回）你先坐下。我打聽你件事。

王貴：（坐在轉椅上）什麼事？

〔啞場片刻。〕

張海：你聽沒聽說有人給我起過外號？

王貴：給你起外號？（腦袋像波浪鼓似地晃着）沒有，這個問題可沒有。

張海：你聽見幹部和工人對我有些什麼反映？

王貴：反映，……反映，提起來誰都說你深入下層，措施果斷，能虛心接受意見，重視有經驗的幹部，使用幹部大胆放手，我和一大些工人談起你來，他們都這麼說，沒別的意見，乾脆，就是一個好！

張海：那你對我有沒有意見呢？

王貴：（不安地）我？我對你可沒有意見。憑良心說，坑長，我多嚙給你提過意見？

張海：過去總也沒提，現在就提提吧！

王貴：過去沒提，也就是因為沒有意見，沒有意見可叫我提啥意見？我還能無事生非嗎？這不是不可能的事嘛！

張海：這我就有問號了。那為什麼剛才在支部會上你坐在那光是眼皮「馬搭馬搭」地，就一言不發呢？

王貴：（有些為難地）嘿嘿，這個問題，我尋思我又不是黨員，參加黨的會，聽聽就是了，那能亂冒炮呢？

張海：這叫什麼態度！就為的叫你能在會上發發言，我才建議找你來參加的，你怎麼對這樣會採取不負責任的態

度呢！

王 貴：哪能呢。凡是在會上給你提意見的人，都和你有矛盾。可我和你是兩股繩總往一塊擰，瞪瞪緊，從來就沒說有過矛盾，叫我給你提什麼意見、發什麼言？我還得有哇！

張 海：這麼說，胡凱他們給我提的那些意見，你也都同意唄？

王 貴：（慌張地）沒有的事！坑長，你可別給我扣帽子，我怎麼能同意那些意見呢。

張 海：你不同意哪些意見？

王 貴：（急答道）可以說全盤都不同意！就像胡凱……這可不是咱們在背後「苟逼」誰。比方，就像胡凱提的那條——說你的工作不深入、不重視安全、缺乏安全思想，才造成咱們坑口每月的事故都比別的坑口出的多。這就是他看問題太表面、太皮毛，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。哪個安全活動日，你不在群眾大會上翻過來掉過去的講：「安全爲了生產，生產必須安全」，恨不把嘴唇磨漏了……（他咳嗽了兩聲）就拿上月說吧，雖然三坑出了三個輕傷事故；咱們出了五個輕傷一個重傷事故，從表面看，好像咱們的事故多。可有一樣，三坑是個什麼坑口？是個用手工刨煤的小坑口，生產簡單，容易管理。可咱們呢？是用機械化生產的大坑口，每天生產都要按循環圖表作業，部門多，生產複雜，管理困難，這是一；二則說，他們全坑才三百多工人，沒咱這一個小班的人多，咱這叫八九百人，頭髮絲兒還有粗細呢，這麼多人哪那末容易叫得齊呀？所以，就打他們一個月出

三個事故，咱們出六個，若按工人總數平均一下，還算比他們的故事少的多呢！這個賬不算行嗎？再說，咱們現在出這麼幾個事故，比起偽滿來還算事故啦。

張海：（一拍大腿）對嘛！噯，我就是叫你說這個嘛！你這個人就是有鋼使不到刀刃上，到「啃勁兒」上你就徐庶進曹營了。像這些話，當時在會上你怎麼就不說呢？

王貴：說真格的，在會上我真有點「鼠迷」啦！

張海：批評我，你「鼠迷」什麼呢？

王貴：人誰還沒有點私人感情呢？我可不能沒良心，我是你手下提拔起來的，大夥都批評你，我能不難過嗎？再說，我剛才說的那段話，也是你從前常說的，我再說，滿不過也都是重複你的話……我……（以不自然的虛笑，代替了下面的話）

張海：（長吁一口氣）算了吧，你快工作去吧！

王貴：我有個問題想和你談談。

張海：談吧！簡單點！

王貴：（有些躊躇地）是這麼個問題，……這個問題我本來不想把它當個問題，可這個問題越來越成問題了，這個問題若是……

張海：你那這麼多廢話？那種小把頭的習氣怎麼就算脫不掉呢，乾脆一點不行？

王貴：對對，以後是要克服。這麼個……（發覺又說順嘴了，便忙止住）坑長，胡凱這小伙子他總這麼「攪牙」……

張海：又出什麼事啦？

王貴：說起來也真是不值當的事！咱倆昨天不是把一區的

勞動組織計劃研究出來了嗎。剛才散了會回去，我尋思通過他一聲，我把計劃給他一看，嚇，他那套吹毛求疵的勁又來啦——又是這場人多了，那場人少，這場該攔三個人，那場該用五個人，香油菓子油炸糕，稀啦糊塗提了一大馬勺。……

張海：（忙阻止他的話頭）你說說他總的意見是什麼就得了！

王貴：說咱們計劃的人數過多，不太合乎實際。

張海：是不是又因為沒找他研究哇？

王貴：聽他的話音兒，是有那末點滋味。我本來想把這個事情辦圓滑，怕他鑽這個空子，所以，未曾和他談的時候我還先搞了個過，我說：「這個計劃礦上要的挺急，又加上昨天你下坑了，就沒等你研究……」可這又當啥？還是避免不了他有意見。後來我也壓不住火了，和他吵了幾句。

張海：真是個意見包！再說，他這是三六九常行禮兒的事，你也不是不了解……修養還是太差呀！

王貴：可若像往常——屋裏沒有外人，別說他提意見，就是罵兩句我也決以不能沉不住氣；你不知道，剛才屋裡有局工委的同志，有礦工會的同志，還有兩三個班組長在場，他就叮嚀五除二的來那末一通，真叫人臉上掛不住勁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別說我，就是棉花套子也得扎撒扎撒呀！

張海：還是怨你沒說清楚。你為啥不告訴他這計劃不是你一個人的意見，是經過和我研究決定的，並且都報到礦